

寶清文史資料

第三輯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寶清縣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1985年4月

责任编辑：李长孝

特邀编辑：张 中

封面设计：文史学习室

封面题字：翟 艺

宝清文史资料

第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宝清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内部发行宝清印刷厂印刷

目 录

初上征途

..... 冯淑艳 (1)

宝清地区抗日义勇军、救国军抗日斗争

史实片断 (一)

..... 吕洪生 (15)

回忆高玉山

..... 杨建春 (22)

从“天德”队到抗联三十二团

..... 李明顺 (29)

狼洞沟突围

..... 李明顺 (38)

宝清伪自己大队的覆灭

..... 李明顺 (44)

周保中将军的故事

..... 石 铭 (50)

- 宝清县政教人员讲习班肖启信(55)
- 宝清第一所师范学校创建与停办张中(58)
- 驻七星河伪军机枪连哗变始末王修平、李朝阳(64)
- “讨伐”伪三十团“叛军”见闻付德纯(69)
- 宝清人民对解放战争的支援李朝阳(76)
- 宝清县铁炉业发展的状况潘会兴(82)
- 宝清两家商铺的内景左连卿(93)
- 现代史大事年表李长孝(95)

初上征途

冯淑艳

日出东方分外红，
曙光照万城。
大家快觉醒，
看看日寇多奸凶，
全国人民全都被他坑，
我们真苦情！
亡国痛，
谁人听，
先利用，
后要命，
亡国灭种随后行，
巧使我们他当令。
全叫道，
这一城，
大家齐心起来去暴动，
杀死教官七八名，
参加抗联第五军。

× × ×

七月十二这一天，
一九三七年，
个个成“魏延”，
枪械辎重无线电，
全队同心一起往外叛，
走到革命最前线。

顺江边，
扯红帆，
先震撼，
依兰县，
满军哗变我当先，
三十八团随后赶。
满洲国快推翻，
走狗看见‘得得’颤，
反日战争势力添，
为国为民谁不干！

……。

这支歌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二师政治部主任季青同志为宁安森林警察大队起义编写的。作为起义的参加者，我每当唱起它来时，就想起了起义时的情景，进而想起了起义前的难忘岁月。

一、接受任务

我爱人王亚东同志是宁安森林警察大队长李文彬的表弟。一九三五年秋，李文彬来宁安任森林警察大队长以后，我和王亚东就来宁安县三道河子村（森林警察大队驻地），投奔李文彬。李文彬让王亚东到山里管“木营”，我就住在森林警察大队的院里。

“木营”里有一部分武装人员，叫“木材保护队”，经常出入大队部。因为他戴着特制袖标，进出大队部时，门岗不加盘问。

我爱人有个磕头弟兄叫张振华，是抗联五军的。有一次，他在向周保中军长汇报工作时谈到了宁安县森林警察大队的一些情况和他同王亚东的关系。周保中同志当即指示他进一步做一做争取工作。

一九三六年夏季的一天，张振华怀里插着手枪，臂上戴着早已准备好的特制袖标，充作“木营”的人，大摇大摆地进了森林警察大院，来到我家。我一看是他，心里“咯噔”一下子，脱口就问了一句：“门岗把得这么严，你怎么进来的！”张振华从容不迫地用手指了指袖标说：“我有三哥给的这个，谁敢不让进”！我说：“你来这干什么？要让鬼子知道了，还有你好”！我心中不安，说着，眼睛向窗外扫视了一下。

他说：“找我三哥有点事，他上哪儿去

了”？我告诉他王亚东到山里去了，还没回来。他又说：“等我三哥回来你告他，下礼拜天在家等我，有大事跟他商量”。随后他又嘱咐几句，不外是如何保密之类的话，就走了。

到了下礼拜天，张振华来了。我知道他和王亚东好喝酒，就炒了几个菜。他们俩喝着，唠起来了天下大事。他说：“三哥，你看莲花泡才离这多远，那边就是抗日军，人人当家做主；这边就当亡国奴！何苦呢，为什么不起来做主人”？张振华把酒杯送到嘴边上，眼望着王亚东的脸，唠着心里话。

我一听，他在说反满抗日的事，忙向窗外望了望，提醒他俩：“你俩说话小点声，也不看什么地方！日本人各家都串，一旦让他们听到了，还得了！”

日本鬼子的残暴，我家早领略过了。有一年，我们村有一家姑娘结婚，请我妈去送亲。刚刚到了新亲家，日本鬼子就来了，生说送亲的是“马胡子”，就用机枪突突了，我妈当即被打死了。从此，一说到日寇，我就恨得咬牙切齿。今天听张振华跟王亚东说收拾日本鬼子的事，心里格外高兴。

张振华压低了嗓门，嘴巴贴近王亚东的耳朵，悄声地在谈争取李文彬反正的事。王亚东听

了半天才说：“这事是给中国人长志气的事，我打心眼里赞成。只是有一点需要考虑，是我要去谈呢，还是换一个人去谈更有些迴旋余地”？他说话着，把目光转向了我。张振华是很机敏的，他见此情景，急忙转过身来对我说：“对，三哥想的对，这头一炮必须谨慎。三嫂，我看这头一炮就交给你去打吧！你一个妇道家，说话深一点，浅一点，能随便一些”。

我同日寇有杀亲之仇，要是能把他们都收拾了，我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心甘情愿。但我没文化，讲不出什么道道来，让我这个大老粗去说服识文断字的大队长起义，怕弄不好误了大事。于是我说：“找大队长说什么我都敢，就怕是我这炮筒子里没炮弹，打不动他”。张振华说：“三嫂不是常到他家串门吗？你就利用这个机会和他唠唠，就说看咱这亡国奴当得多憋气，就那几个日本人，要打要骂全由着他们！你看看他的态度，然后见机行事”。张振华喝着酒，听着王亚东介绍李文彬的为人，边给我出主意说：“你去一趟，就是不成，也不会有什么损失，只是不要说已经和我们有联系就行了”。

要讲日寇凶残，要讲中国人受的气，我有满肚子话。听张振华一说，我心中似乎有底了，我说：“这打头阵的任务我接受了。不过急了不

行，恐怕得用点时间”。张振华见我态度坚决，举起满杯一饮而尽，说：“祝三嫂出使成功”！于是酒气合着三个人的笑声，回荡在小屋子里。

二、火上浇油

张振华走后，我就开始琢磨怎样完成打通李文彬的任务了。有一天，我去李文彬家串门，正赶上李文彬在家，我和他闲聊起来说：“小日本这帮家伙真恨人，那个兄弟一稍有不谨慎，他们就用皮鞭子抽。特别是加藤这小子，他打了这个打那个。你这个大队长倒不错，可是人家打你的弟兄们，你还不是干瞅着”？我说着，偷眼观察李文彬的神态。他既不感到震惊，也无所谓的表现，只是以极平和的口吻说：“是啊！什么事也得由日本人做主，我这个大队长等于虚设”！我急忙接上大队长的话茬说：“咱们象莲花泡那边似的，和日本鬼子干不行吗”？李文彬说：“不行，得遇祝会”。我说：“啥是机会？兵权在手就是机会。咱们把那几个日本人打死，往外一拉，这不就造出去了吗”？我看大队长的态度挺明朗，就直挑了。

李文彬见我越说声音越高，急忙提醒说：“你快小点声，这要让日本人听见，连相把你抓起来，定你个‘通匪罪’，脑袋就没了”！我说：“怕啥，这世道老百姓还有活路！十家连

坐，安上警察，关在圈子里就象进了监狱，我妈犯了什么罪，让他们用枪突突了”？一想到这些我恨不得把鬼子吃了！

李文彬的爱人是个农村妇女，听我和李文彬说这些事，有些害怕，就说：“你们可别瞎咧咧了，这些话要是让日本人听去，还不砍你们的脑袋”！我接着说：“你不知道大嫂，人家莲花泡那边都当主人啦，就是咱们在这儿暗气暗蹩地当亡国奴，这滋味好受”？

大嫂的脸上呈现出惊恐的神色，压低了声音说：“你想怎么办呢”？我说：“怎么办？早就想过了，就是跟大队长走！大队长手中有兵权，找机会把日本人干掉，就拉出去”！

大队长插了一句说：“往那儿拉”？我紧接着说：“到莲花泡那边去，那边有抗日军”。大队长又说：“人家不打咱们吗”？我说：“王亚东有个把兄弟叫张振华，他不是在抗联五军吗？可以先和他联系”。大队长听后，思忖了好一会儿才说了句：“事情不那么简单，遇机会再说吧”！

没过几天，张振华飞来了。他听了我的汇报之后说：“三嫂，你能不能到大队长那儿给我要几粒匣枪子弹？我的子弹不多了”。我知道，他让我要子弹的目的，主要不是解决子弹不足，而

是进一步探探李文彬的态度，同时拿到子弹了，就可以有事实根据好向周保中总指挥汇报了。我说了声：“去试试看”，就向李文彬家走去了。见了他唠了几句家常嗑之后，我就直接了当的向他提了要子弹的事。李文彬说：“你要子弹干什么”？我说：“不是我要，是王亚东的把兄弟张振华托我向你张张嘴”。李文彬哎呀一声说：“你怎么叫他进来，这是啥地方，日本人到处串，危险哪”！最后问我他要几粒？我说十粒就行。

李文彬从手枪子弹匣里取出十粒递给我，又问还有什么事，我说：“他说了，希望咱们早日当一个真正中国人”！李文彬听了没作声，眼睛在镜框后边转了两转，点了点头。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和王亚东加紧工作，李文彬终于下决心起义，并给我出主意说：“这种事光我和王亚东不行，得多活动几个人作骨干，你暗中给串通串通”！

我首先物色上了森林警察大队的两名机枪射手，毕班长和赵班长。毕班长和王亚东是嗑头弟兄，常到我家来喝酒闲唠。有一天，不知为了什么事，日本人打了他，打得鼻青脸肿。他见了我就愤愤不平的说：“三嫂，这气没法受了！日本鬼子动不动就打人，我都不敢朝他们的面了”！我有意给烧火，看看他的态度，说：“你

就那么熊让他打了”？毕班长气得咬牙切齿的说：“我不能白受这个气，有那么一天，我非把他们的脑袋穿成筛子底”！我急忙叮上去问了一句：“你等的是那一天”？他说：“就是日本鬼子完蛋的那一天”！我说：“他们完蛋了，还用咱们干啥，再说眼下看，日本鬼子一年半载还完不了，我们得想办法让它快点完”！毕班长又说：“三嫂说的对，是得想点办法，不能让他们这样下去”！

我看毕班长通了，就进一步说：“你和赵班长关系怎样”？他说：“我和他不分彼此，没说的”！我说：“你再和他联系联系”。毕班长一听说组织人收拾加藤这伙人，就说：“我就找他”！我看他有些毛手毛脚的，就嘱咐说：“这可得要处处小心，咱们的工作还没做完，要让日本人知道了，咱们可就没脑袋了”！他听我说工作还没有做完，就进一步探问：“三嫂，外边有联系吗”？我知道他问的是和抗日联军有无联系，但为慎重起见，没向他交底，只是说：“慢慢联系吧”！

我尽管这样说，他也明白了大半，向我表示决心说：“三嫂你放心，我和三哥一个头磕到地下，三哥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这几个日本鬼子，我就是吃了他们，也难解我心头之恨”！

就这样，经过暗中积极而慎重地串连，我们先后争取了两个机枪射手，还有在山里作“太业”的刘海山、周继成、陈文玉等人。在此期间，李文彬、王亚东等也在积极活动，先后串通了森林警察队第一、第二、第三小队长费广兆、蒋继昌、张成第等人，形成了起义的骨干力量。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我们曾拟于一九三六年农历腊月动手。日期还没到，加藤外出开会去了。接着又一名日本人回国探亲了。为把在三道河子的日寇一网打尽，经与张振华联系，决定把起义时间推到一九三七年四月间。但临近日期时，八名日本教官接到其上司指示，一起到牡丹江开会去了。我们只好耐着性子等了一个多月。待七月上旬八名日本鬼子回来时，他们的死期也就临近了。

三、随军造反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一日晚上，张振华来到我家，进门就说：“都等了你们一年多了，怎么还不动手？周总指挥还在准备迎接你们呢”！我爱人对张振华说：“你告诉总指挥，我们起义之后就到你们那里去，只有一条，就是见了我们的红旗别打枪就行了”！我们三个人一起笑了起来。接着，李文彬同张振华、王亚东等一起研究了起义的具体方案。七月十一日晚，为方便抗联五军

接应，李文彬命令将三道河子附近的岗哨全部撤回来。同时，派赵班长带一班人去卡断了电线，断了三道河子一带同牡丹江市的已讯联系。接着，李文彬把王亚东和三个小队长召来，作了起义的部署。后半夜两点钟，森林警察队的弟兄们睡得正香，忽然被李文彬喊醒，一个个惊惶的问：“出了什么事了，这么急”！这时，只见大队长站在大门口，高声喊道：“弟兄们，这几年日本鬼子把我们熊苦了，他们骑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无恶不做，今天我们就把他们打翻在地，让他尝尝中国人民的厉害”！弟兄们一听说打日本鬼子，立刻就精神起来，异口同声的问：“上哪儿去打”？李文彬说：“就拿田中、关野、加藤这些人祭旗”！

日本指导官虽然住在森林警察队大院里，但并不和中国人住同一栋房，而是住在紧挨大营的一栋小平房里。可能他们听到大营里有动静，以为抗联来了，田中就扯破嗓子喊：“李文彬，快来呀，马胡子来了”！这时，李文彬等人正在大营里组织队伍。田中一看李文彬迟迟没去，也没回声，自知大势不好，就架起有线发报机往牡丹江发报。但电线已经被卡断，他的发报机也就成了废物。

李文彬知道日本人已经发觉，就迅速带人包

围了日本的住院。他一声令下，机枪、步枪一起朝屋里射，屋哩一片惨叫，接着就没了声息。部队冲进去一清点，八个鬼子只有七个尸体，分明是逃了一个。但屋门和窗口都有人把守着，敌人就是有翅膀也飞不出去的，分明是藏在屋里了。于是，李文彬一边派人在四外警戒，一边在屋里四处寻找。最后，在面包炉的炉堂里找到了，受到了应得的惩处！

打死了日本鬼子后，就开始组织装船。起义前准备下的三艘大船，早已停泊在牡丹江上。李文彬指挥着起义的士兵们把仓库打开，把枪支、弹药、大米、白面、电台等，统统搬到船上，还有五六十户家属约二百多人，也都上了船。然后一把火烧了森警大营和日本人的住房。下午两点多钟，起义队伍打着红旗，木船扬起风帆，浩浩荡荡地奔向莲花泡。

十几里路，个把小时就到了。我们一眼看到周保中同志领着队伍打着红旗来接应我们时，心里那个激动劲啊，眼泪不由地夺眶而出。周保中同志紧紧握着李文彬的手，连声说：“欢迎，欢迎！谢谢你们为抗日人民增添了武装力量”！

我们这些给日本鬼子当了多年奴隶的人，头一次受到了抗联领导同志和革命战士们的热情接待，深深感到当家作主的幸福和人民军队的温

暖，真有回到故乡、见到亲人们的感觉。

起义之后，以李文彬等人的名义发表了《三道河子森林警察队反正抗日救国告各地民众及满警书》。起义队伍于七月十五日在抗联五军驻地（三道通），召开了誓师大会，正式宣告起义的全体官兵加入抗联第五军，被改编为五军警卫旅，李文彬任旅长。同时，五军召开了军民联欢会，杀猪宰羊，演出文艺节目，欢迎我们参加人民军队共同抗日。

宁安县森林警察大队起义加入抗联，极大地震动了伪军伪警、哗变之事屡屡发生。正如季青同志写的歌词里所说：“满军哗变我当先，三十八团随后赶”。同年秋，驻依兰县的三十八团就哗变了。随后，驻勃利县的伪兵二十九团也哗变了。这些事，使日寇惶惶不安。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抗联五军警卫旅扩编为三师，李文彬任师长，王亚东任师副官长，原森警的各小队长，如蒋继昌、费广兆等，分别担任了团长职务。

一九三九年八、九月间，在宝清西部山区遭伪军和警察队的包围，经激战，李文彬同志中弹牺牲，时年三十七岁。

起义之后，我们这支队伍在抗联五军的统一指导下，转战在完达山区，驰骋在三江平原，给